

浮
溪
集

浮溪集卷二十七

宋

汪

藻

撰

誌銘

贈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彥恭既葬之五年其子衮令衢之龍游以書抵君之故人汪藻而告曰先大夫之沒不幸葬于兵間不暇求能言者識其墓今不肖孤老矣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使先人之平生泯泯然無以見世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以振耀陳氏使死而不朽先大夫

實寵嘉之君奉使九路時治江南之番陽藻歸番陽與君游最久熟知君行治銘君固宜君諱彥恭字子愿其上世家閩之莆陽後復徙居姑蘇今爲姑蘇人曾大父絳舉賢良方正景德間卒官左司諫生動之爲祕書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銀青生侗以文行爲富韓公所知出入冊府二十餘年更熙寧元豐無所附麗歷朝奉大夫衛尉少卿以歿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于君爲皇考君少力學落筆過人父友蘇軾孫諤皆器而勉之中元祐某年乙科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擢編修敕令所刪定官

改宣教郎出通判保州先是編修敕令官蔡京以事屬君君不應銜之及是代還京當國除提舉河北東流物料不拜復通判鞏州鞏被邊官吏習用庫錢無所忌君洗手奉法不以一錢假人且條其宿贓十餘萬其風爲變熙州帥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宣撫使童貫忌雄陰沮之州縣莫敢迂君推行自如歲得米九萬斛貫之至鞏也守率其下屬橐韃拜道左君獨朝服揖貫貫滋不平人爲君懼君處之晏如會罷歸以免除提轄河東路坑冶鑄錢蔡京以其黨轉運使王桓兼之桓欲增

監鼓鑄其數倍經君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聞罷君歸吏部久之除提點九路坑冶鑄錢九路地縣百餘州異時居官者憚江湖嶺海之艱率家居可否事君周行萬里冒風波瘴癘而前至課贏十餘倍入大理爲正拜尚書刑部郎中京師水環城浩然上以爲憂命君出按使還合旨除戶部郎中戶部議留炭場朝廷以爲非不樂君者讒曰陳某實爲此君受誣不言黜監滑州酒事白差知眉州丐閒得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朝宰相欲以君爲光祿少

卿君曰吾不用于世久矣裏除豈吾事哉得方數百里
爲天子牧民足矣語聞除知壽春府移泗州復還壽春
會金人寇京師王室來告難君讀詔書泣下悉禁旅而
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可乎君曰陛下安在而
守臣欲留兵自衛耶以其師皆出東諸侯聞之無不愧
服是冬詔令不出國門羣盜紛然旁郡光黃等州皆陷
叛將李安提兵及疆鼓聲聞于壽劇賊李全亦環城宵
掠城中洵懼公以計招安安許諾卽單騎叩安營爲之
陳逆順禍福安不意君來矍然下拜君知二寇不復合

也乃聲言討賊安以兵會之臨陣斬全餘黨皆殫師還
厚犒安等趣其兵西安畏威不敢留夜半引去州以無
事歲餘復請祠而歸屬金兵南渡避地輾轉數州至會
稽請老以疾終焉春秋七十有二寔建炎三年十月某
甲子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平江府光祿山祖宗
之原妻令人梅氏龍圖閣學士摯之孫先君四月卒四
子長曰高蚤世次曰表奉職郎龍游君也次曰衷宣義
郎出後君之長兄某亦前卒次曰表授承直郎紹興府
觀察判官三女北海簿楊符右承事郎梁庭誨迪功郎

彭燁其殤也君肝膈洞然平生不以一語欺人服繼母
劉夫人喪哀毀骨立王室在難語輒流涕忠孝純誠蓋
其天性聞勝流奇士必先就見以身傾下之苟非其人
雖在勢視之蔑如也坐此連蹇四十餘年雖老而衰猶
不少貶所至稱長者居官不立奇不釣聲譽旣去後人
以爲法其守壽春活人以千萬計相與圖君像事之至
今壽春人尚奉祠不衰云銘曰

國風中微士習浮僞惟諼之臧以直爲否陳君慨然自
別茲世持身治人一用其至彼權者夫威福惟意吾躬

可摧寧汝軒輊以茲數窮材不容試君何悔追精白彌
著莫榮有終莫樂無愧後人求君視此銘誌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莊君墓誌銘

君姓莊氏諱安常字子尚曾祖曰允明世家廣陵祖詢
始徙宜興宜興之莊逮君三世矣皇考曰徽以進士起
家事永祐陵爲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贈少師諡僖簡
而君之祖亦贈通議大夫僖簡子時爲名臣君世其家
學入太學爲英俊所推僖簡任子次及君君不願也政
和二年賜上舍第臚傳庭中徽宗識之曰是莊徽子也

摺紳榮之調青州益都縣主簿改監惠民局擢廣親宅
宗子學正太學錄太學博士時朝廷以三舍法頒天下
學官號一時人物之選又擇老成厚重者使諸路黜陟
勤惰以廣上意首用君提舉京西南路學事遭僖簡公
憂免喪知南劍州靖康初金人犯闕諸道兵戍京師福
州軍行不滿意狀其帥道將出南劍部使者莫知所爲
厚糗糧金繒幸其去君移書顯責之曰王室方艱日夜
望天下兵至今此軍甫授甲已無顧忌如此尙敢望其
冒萬死爲朝廷用乎不痛懲艾誅其人將恐效尤而起

禍有不勝言者公等忍坐視其亂耶不聽賊鼓行而來
所過殘蹂南劍空一城皆欲亡去君豫有以鎮撫之而
陰爲之備賊頓城下出醜語搖城中君不爲動至留月
餘秋毫無所得反虞君襲之則來告曰首亂者某人也
願執于公假道以行于是縛二十餘人來獻君率僚屬
坐溪上受之君旣得罪人卽遣其餘出疆悉以手加額
而去無一人敢譁者繇是閩之八州皆安無何南劍受
代交印符而代者以憂去適建州兵亂州人挽君不得
行乃相與乞部使者留君君不得已復留三月闔境無

犬吠之警南劔人德君歌思至今久之知處州處州大
治請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撫州尋辭之復食
崇道之祿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己亥卒于鎮江府金壇
縣其子之官舍得年七十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初室張
氏繼室石氏皆封宜人石氏亦先君卒六男子曰璿右
宣教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後君逾年卒曰琯監潭州南
嶽廟曰璵婺州蘭溪縣王簿皆迪功郎曰玠曰璋曰璠
皆將仕郎四女子右承務郎蔣慶祖左奉議郎仲并右
從政郎王直諒其婿也季未行君渾厚疏通于經術得

其指歸與人交一于至誠未嘗用趨舍爲疏數緩急輕重厚薄也平居笑語煦煦若儒生于世事不經意者及變出非常關豺狼之口而奪之氣雖久臨方面而老于應變者不能爲人以是服君君自南劍歸翛然自放于溪山之間日從諸子質問經義口未嘗掛除書雖暫出不旋踵而歸然享靜退清康之樂者二十餘年自渡江士大夫終始無媿少君比者十七年三月乙亥諸孤奉君葬宜興縣君山鄉紫花塢以石宜人祔輿等來乞銘

銘曰

德本于誠學本于經隱然振其家聲爲後學之師承遭
變而得豺虺之情立談而弭一方之驚早休而與世無
營享黃髮龐眉之齡所遺子孫者非滿籬也君之後其
皆有成乎

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君墓誌銘

崇寧初余入太學爲諸生始識蘭溪江安中望其容粹
然而溫聽其言款然而誠與之談經超然得其指歸及
議論反覆確然莫可回奪也余于是定交焉自此間數
年必一相從見于婺源于會稽而婺源爲最久紹興戊

午余居吳興之長城與安中不相聞者三年一日其孤
輒以狀來告曰六月壬午安中卒矣余爲位以哭曰嗟
乎安中之材而止于是哉非予銘安中而誰歟君諱惇
提安中其字也高祖澄以貴雄其鄉重功名省器識厚
幣致四方賢者使與其子游數十年間諸孫登進士第
者十餘人繇是蘭溪之江聞天下祖遜贈朝請郎父術
以奉議郎致仕贈朝散大夫君少沈厚秀整長七尺美
鬚眉閉門讀書不關世事游太學以俊偉稱大觀三年
擢進士第調湖州司法參軍丁內艱築室墓左終喪而

歸授歙州司士曹事婺源令闕州以屬君縣居山谷間
民喜訟凡令至皆謝病去君曰是不足與爲治耶泣以
至誠俗爲之變除鄆州州學教授以父憂居家會方臘
之黨陷蘭溪求官吏甘心焉或執君以獻適用事者婺
源人識君曰此吾邑江令君也其可殺耶趣釋之移處
州麗水令增城陴于羣盜喋血之餘至今爲邑人所紀
以功改宣教郎權衢州江山丞叛苗傳兵潰王師躡之
縣以不前知官吏皆遁去君攘袂曰賊趨閩且得險攻
之引日今追兵之機間不容髮爲州縣者當亟索所有

迎餉奈何尺寸紙耶卽擴廩齎糧而前師賴以濟士大夫服其知變金人渡江傅崧卿爲防遏使君以客從時潰兵踵降州縣無見儲或請取諸民以給君不聽悉發封椿錢粟賦之所過無秋毫擾人乘輿還闕千里晏然君力爲多遷奉議郎通判宣州州承廢亂之後流冗係道君撫納有恩人爭圖君像事之會監察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詔求人材可用者大中具之至州察君而信首以君應詔遷承議郎詔詣行在所入對合旨除知處州遷朝奉郎未行卒年六十娶胡氏封安人二男一女